#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四

## 吏紀

### 官監

書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傳謂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予修吏紀既合古今郡縣官為之年表矣復因其行業可考者稍為分類而立官監一曰治行二曰治材治行者以行為主而推之治也治材者以材為主而推之治也是其所主雖有不同要之利澤及人皆可法也今夫行業皆在是矣觀其跡而得其心又存乎其人焉

#### 官監上

治行

叚鵬宋知軍也世為京兆人太平興國五年由知興化縣事加著作佐郎擢知興化軍下車教民以禮樂導民以忠信民化之雖隣境亦慕興起八年轉運使楊克讓以游洋轉輸不便請移治莆田縣從之創始之初庶務勛勩鵬獨從容整暇往往於農隙時借倩民力以為之以都巡檢廨為軍治建崇樓於軍治之前以鳴鼓角遷都巡檢廨於子城之西以便巡警建都監於軍治之東以提舉兵馬公事鵬雖勞於使民而民不怨後世論創始者稱叚知軍云

論曰以禮樂忠信教民此孔門作用鵬學未有所考意者其讀儒行篇而有得耶太宗建軍曰興化軍而以鵬領之得其人矣

曹修古字述之宋知軍也建安人進士起家仁宗天聖末以御史言事忤旨改知興化軍既抵任心澹如也雜志載其六月清心堂睡起詩云天府鞠囚三節日（修古初為開封府判官九在京百官正冬寒食皆休務惟判官刑獄倍多不得休）霜臺待漏五更時（御史故事鍾鳴先百官到待漏院）薰風一覺清涼睡莫問浮名高與卑明年夏四月以疾卒於官所修古博學能文善議論外和內剛所至以直氣聞居家仰祿自足有餘推以及人及死妻孥益貧殆無以還其喪吏民思之乃相與稊錢三十萬緡拜酹堂下以助喪為請家人未及答其女哭曰我先君居朝為聞人以清節自立不幸卒於貶所今臨財苟得尚何面目旦夕哭帷中請速持歸無為先人累也衆聞之相與嘖嘖稱嘆而去（見蔡端明曹女傳女時年十六父許嫁里中子徐生而未行云）

論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若修古可謂行於妻子矣況顛
沛之際而取予不苟猶如此況平日耶其教深矣

吳偉明字元昭宋知軍也邵武人以進士起家高宗紹興中以
朝散郎知興化軍政尚簡嚴民安之後奉祠歸縉紳高其行

論曰簡者舉事得其要也嚴者賞罰明而望著也不得其道
而為簡與嚴則事廢而民怨矣

詹時升字志行宋知軍也建陽人由進士起家徽宗大觀四年
以承議郎通判興化軍政和七年轉朝奉大夫知本軍政尚簡
易而切於愛民歲大旱時升憂惶無計乃迎五百佛士于設廳
而自為位於麗譙之下袍笏立烈日中每位設一拜忽陰雲四
合而雨隨至

論曰誠能格天雖不迎佛士亦自得雨

廖剛字用中宋知軍也南劒州順昌人以進士起家受知陳瓘
及與楊時相友善性質直學術醇正初由國子學錄擢監察御
史時蔡氏當國未嘗一造其門徽宗宣和五年以親老求補外
出知興化軍坐鎮以至誠而郡稱治云

論曰誠能動人中間必有施為次第舊志不載惜哉

鍾離松宋知軍也淮東人孝宗乾道三年以朝請郎知軍事為
人退然自下治郡如治劇邑窮日之力而繼以火善馭吏如造
父之於馬善牧民如卜式之於羊前守張允蹈為民奏除猶剩
米詔蠲其半至是松以為言詔盡除之

論曰人莫難於自下尤莫難於勤然勤實由自下中來彼自

滿者惡能勤其善馭吏善牧民由權度在我也

姚康朝字廷賓宋知軍也吳興人孝宗淳熙二年以朝奉大夫來知軍事存心平易為政寬猛適中吏民悅服士告以貢院無定所康朝忻然從之為相地於軍治之西屬通判趙善仁以相成其事

論曰古稱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況為政寬猛適中乎士告以貢院無定所忻然從之此即存心平易之事

吳炎字濟之宋知軍也邵武人廷試乙科授從事郎寧宗嘉定七年除知溫州炎不喜治劇固請小壘改知興化軍為人清介恬靖出於天性色睟而莊言簡而遠若甚和易而有毅然不可犯者為政先教化崇禮遜賓興賢能命樂工按古音譜歌鹿鳴之詩以饗之創郡學曝書會規制未詳士隸上舍者眎與已如同舍

蘆浦斗門濵海泥濘址虛易壞炎築固之當時稱炎為儒吏云

論曰士惟有養而後可以有為炎所養甚深則其見於施為夫豈俗吏之所及乎舊志詳言之蓋識炎矣

汪待舉宋知軍也不知何許人高宗紹興中知軍事夜宿外寢五鼓而興老院子以瓦釜煑粥而進就燈下讀中庸一過乃出莅事或有干以私者待舉曰某秉筆予奪如見神明羅列其旁干者縮頸而退本軍有諸色錢如船澳浦草等皆有稅待舉奏免之

論曰汪待舉制行有常至於不欺神則行益純矣以是為學天德可入

王居安字資世宋知軍也台州黃巖人寧宗開禧中以司農寺
丞來知軍事其論治以正本為先初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
法蓋經界法行則賦役可得而均矣又言與番船相交易多得
犀象翡翠香物不過崇侈俗而耗泄銅鏹無益也其居官則通商
賈以平米價擒劇賊以安平民撥廢刹永寧田一十頃歲入穀
千斛以充學廩皆正本所為也

論曰正本之說由聖賢門路上來能正其本則末所欲得者
可坐而致矣

楊夢信宋知軍也廬陵人理宗端平中由國子監丞來知軍事
天資愷悌襟度坦夷有前輩風韻待僚屬如子弟待士民以禮
莆舊有濠塘田以充學廩後堤為海水所奪郡人陳龍圖宓嘗
以所辭俸錢八十萬築內堤矣既而謀築長圩以抵於海乃稱
貸以益之於是田入於富室而學不得收其利教授顏若愚言
狀夢信乃出公帑錢三十萬以贖之不足又出三十萬以益之
而田始歸諸學

論曰楊夢信為人愷悌坦夷此可以強致哉要自涵養上來
若夫親僚屬禮士民興學校則其餘事也

張友宋知軍也毗陵人理宗嘉熙中來知軍事嗜學好修趨向
近正嘗謂莆地褊小賦入不敵江浙一大戶而魁人韻士居多
乃出金錢二十萬以贍學費又以為此非久計乃割廢利崇福
田歲收租三百餘斛以充學廩一日視學見十三齋不免上雨
帝風退而益加樽節又得二千楮以畀諸學令并修之師生乃

肖像祠於學宮焉

論曰張友嗜學好修趨向近正則其大本善矣留心學校不亦宜乎

楊棟字元極宋知軍也眉州青城人理宗淳祐中知軍事棟為學本於周程嘗進對帝曰止正心脩身之說乎對曰臣所學止此用之事親取友治凋郡察寃獄至為簡易初闕里孔氏有曰仲良者當唐敬叔宗時為莆田令因家于涵頭傳十餘世為宋慶元己未朱文公過莆訪得之為語郡縣特立先聖四十九世孫戶籍以自別於齊民至是棟為郡守乃相涵江鎮官鄭雄飛為建廟闢田作書院以訓其子弟云（按本傳棟名士賈似道欲收時望嘗論薦棟會彗出衆攻似道棟以為蚩尤旗陰實欲告帝以逐似道覺之或謂棟陽言蚩尤旗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

論曰大學八條目不可闕一格物也致知也誠意也正心也脩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其本末相因首尾相承各有次第況當是時天子方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為急若不先之以格物窮理則無以知治亂安危之機吉凶存亡之道雖勉強正心脩身亦表裏扞格而難入宜其以為陳腐厭常不願聽也棟之學不知誰授據本傳所言如此因推其說以補之

汪元春字景新宋知軍也奉化人度宗咸淳初差知興化軍事妻子不之官卻例錢不受而禁其官屬每食蔬一柈飯一盂事至即面問而立決之大槩為政皆寓教化扶善抑惡鋤強植弱甫二月而卒卒後三日民為立祠且以金助其歸費其弟與子不肯受衆刻其祭誄哀辭雜著為遺愛云

論曰夫人可以德化不可以詐驅若汪元春不幾於以德化人乎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此為政前二月而民思之深也

劉子翬字彥冲宋通判也崇安人學者稱屏山先生嘗授朱文公以三字符者父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哭泣因而致疾高宗建炎四年通判興化軍明年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其為政務存大體誠心愛民尤汲汲於勸民興行時逸寇楊勍犯閩子翬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習戎事者賊不敢犯云

論曰三字符謂不遠復也其說見易復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屏山收心以養德者儒者作用與常人異曰為政務存大體曰誠心愛民曰汲汲於勸民興行此非簿書期會中事也其畫計禦賊蓋亦得之素講耳今人於兵事不學恐亦悞事

魏必昌字世復宋錄事叅軍晉江人由淮安尉移興化軍錄事持廉壁立無敢干以私者獄市為之一清有新貴人挾中官氣勢羅織仇吏于獄屬必昌斃之且賫脅以危語必昌不為動吏得免劉克莊贈以詩曰守法仁人勇防身處女嚴人以為實錄

劉汝舟字元造宋司法叅軍建寧人由進士第政和中調興化軍司法郡富民有王姓者死人告其户絕覆實得資二十萬其妻訴有娠守欲籍其業汝舟執不可及生男復為辨析守怒汝舟納告命乞歸守怒雖稍解猶籍其半妻後所生子名濟紹興中登第

論曰古人見一是處皆以死爭如魏必昌為錄事叅軍不聽

新貴人之屬而殺仇吏劉汝舟為司法叅軍欲存遺腹子之
產願棄其官此其精誠皆可以貫金石其視禍福得喪微矣
魏公壽字元齡宋司法叅軍甌寧人初尉龍游再調興化軍司
法時直秘閣林孝澤家居省賓客獨見公壽必延語竟日執政
黃祖舜聞其賢招以書欲論薦之公壽曰招其來而薦之非知
我者竟不往

論曰魏公壽舊志稱其才智練達此國家利器也若夫執政
折簡招之而不肯往可謂篤於自信矣

烏古孫澤字潤甫元總管也臨潢人其先出女真烏古部因以
為字祖璧仕金為資用庫使從遷汴汴亡徙居大名父仲倜儻
有奇節教澤甚嚴澤性剛毅讀書舉大義惟求諸己不事章句
才幹過人以都督府掾說元帥唆都定閩越十五年以都事入
朝世祖命知興化軍繼命行總管府事先是宋通判陳瓚守興
化軍唆都攻不下及城陷下令屠城澤諫不聽時張世傑攻泉
州方急乃說唆都開南門令民得逸去傳報世傑於是全活者
衆及來郡民歌舞迎候于道曰是吾民復生之父母也喜極而
繼以泣時郡新刳于兵暴骨在野首下令瘞之又衣食其流移
之民有棄子于道者置慈幼曹養之郡人亂後貪暴俗熾諸惡
少皆用資求竄名卒伍冀授功版澤悉毀所授誅其尤無良者
吏請援例籍戰死者田產澤曰民從陳瓚瓚死民何及焉乃訪
無後者皆以田產歸其族姻云初江南盜起民自相什伍保衛
鄉里至是行省議籍為兵上下洶洶澤白行省曰國兵非少安

用此宋民心未死多立兵恐有他變議遂格尤留意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以勵風俗後郡人以澤與唐觀察使常衮及郡人方儀並祀于學宮云

論曰烏古孫澤故夷部觀其當夫草昧之初處分莆人事混混自仁義中流出可敬也已可愛也已

張仲儀燕人也延祐二年為興化路總管為人識達治體廉以律己誠以化人上下懷之初郭柔兒開創萬金陡門築新港水泄後泄壞及柔兒漕閩乃改作陡門柔兒秩滿去其功未終及仲儀來始纘成舊緒仲儀初欲引年民於當道處借留之而宣閩省府勉使就職至是營繕萬金陡門益開山浚河繞郡城以北又于木蘭陂下重造通濟橋六間以便來往其秋憲臣博採公論所與移文激勸仲儀仲儀又念北洋地卑善泛溢乃重砌蘆浦陳壩二陡門分殺水勢北洋人始安受其利是柔兒善創始仲儀善繼終者矣

論曰張仲儀郭柔兒以功論實相首尾以行論則所謂廉以律己誠以化人又不知柔兒於仲儀果何如也考郡人趙孟慈邱臣甫立石記新創萬金陡門專言張仲儀功而不及郭柔兒柯時舉記新港陡門專言郭柔兒功而不及張仲儀皆不可曉又考物應廟記謂總管郭柔兒栢臺張仲儀鑿河道建陡門此言為功均也按栢臺指仲儀所歷官諸志不察以屬上句認為柔兒字誤也

徐濟蘇州人也 國朝洪武初任本府知府望之寬厚長者而莅官勤慎公清視編民如子至於顛連無告者尤加意焉秩滿去民思之不忘

論曰世謂寛厚長者只是渾涵不露圭角而濟加以勤慎公清則是於渾涵之中節目詳矣況子愛庶民惠養無告尤得本事可謂賢守矣

潘琴字舜紘我朝知府也處州府景寧縣人由進士歷任南京兵部郎中成化八年出知興化府為人有志學古端方靜定篤於自信人撼之不動初至首建社學廢淫祠禁止端陽競渡元霄放燈查舉舊例丈量官民田土每聽從訟端坐不言令民自盡其說已乃以一言折之民頡服或以簡言事琴書其緘曰不敢開竟以其簡約之江浦張瑄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閩中命修四城樓及出銀助築漳平城又承部劄措置預備倉粮琴曰諸役並作民何以堪乃籍廢寺田及民所造龍船者變易銀兩分擘應會諸進士起程琴贈送方已瑄復命以禮餽送琴持之於是或攜琴於瑄琴不為動他日入覲將行矣民來告其里中橋當修者琴檢庫中銀內出一包與之乃舊時變賣其里中淫祠者封緘如故民始知琴非墨吏琴志高視去就易及至京遂自陳休致云

論曰予在廣德州日有道士作法能令童子舞予豫摘樹葉置童子懷中而戒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則榜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童子之心以守樹葉為主也夫人心大有所主則大不動小有所主則小不動若琴之不動其有所主歟吾於是知琴之學古矣

張旭升我朝同知也撫州人永樂三年由人材同知興化府事

其性剛其行廉其學不止於文字每有所處分吏胥服之黎庶
出於併幪之下者咸懷其惠時泉守闕員藩憲檄旭升攝府事
民聞其至喜曰是以福莆民者福我也及至除姦革弊政治肅
然一夕無疾而卒泉人悲之

論曰九狷介廉潔之人而濟之以學則其行不孤矣此民所
以親附之也其施為則繫於學以生識

李約字審初元經歷也廬陵人至正中來任贊理郡政往往為
民直寃時仙遊縣尹馬姓者虐甚民陳一壺為變焚其官署馬
逃匿山澤中府聞變命約往仙遊人間約至相與練一壺以獻
約得一壺以獻餘置不問縣境帖然部使者檄約攝縣事馬憾
之夜揭石投人以震約民列挺為守乃止會亢旱徒步禱于龍
湫既得雨而歸病遂趣家人具湯沐正衣冠而坐告其子曰今
日午吾逝矣時約所乘馬垂首下淚若有怨思狀約及期果卒
一日馬同其黨五人禱於城隍恍惚見約據案坐其色毅然五
人者驚怖趨出皆暴卒馬亦為盜所殺

論曰允居官為民直寃者皆自仁智中來仁則此心常活故
切於救民智則審於事幾而知所以直之之路民陳一壺為
變由馬尹為虐也及得一壺餘則不復根究此謂直寃且以
安反側也馬尹不自悔其虐而反以憾約亦闇之甚矣此馬
尹所以終於見殺也城隍事自生驚疑耳其暴卒者魄喪也

黃敏字彥材我朝經歷也常州府江陰縣人正統中任清廉儉
約以正自持人非公事不敢造其室藩臬檄委清理鹽筴乃驗

丁論賦不使殷實有苟免之幸貧難受獨征之苦人服其公莆田縣丞葉叔文號稱能吏莫敢誰何敏以事械繫叔文叔文因論敏敏直叔文坐是除名比卒莆人為立石北郭門外題曰黃公愛民父母而程鄉教諭林亟為記其事

論曰敏制行之本在於清廉儉約以正自持考其見於行事曰清理鹽筴而已曰制伏叔文而已蓋民方苦鹽筴之不公敏能驗丁論賦以均之葉丞雖有治水功民亦苦其苛刻敏能制伏之凡此施為皆所以當人心也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敏其有焉或曰父母之於子要如晁錯所論三王之處人情者其職乃盡予曰此大政所係也盛寒而得一毛毳盛飢而得一臠亦可以自慰矣

歐陽寧我朝經歷也吉安府吉水縣人景泰間任風度閒雅政事平實興化為府編戶之民不當一大縣每歲常例科徵皆與福州建寧諸大府同民以為病寧上疏諸請以民數多寡科徵省府雖不盡用而自是科徵亦漸以減民德之

論曰閒雅則無暴躁平實則無矯偽人而能此則天理分數多矣其論科徵得挈短公平之體

丁繼宗我朝知事也蘄州人洪武中任贊畫郡政務循於理末嘗阿意求容每承本郡差遣但約民以信不事鞭朴而事自理以清勤明敏著稱其題瑞龍院詩有云有為天理在無欲道心明人方仰繼宗以直寬枉不幸暴卒郡人林亟嘗和其詩而為之跋尾云不意斯人而值斯禍蒼天蒼天真無眼哉

論曰予嘗讀丁繼宗題瑞龍院詩而愛其人品之高也其曰有為天理在是以天理自信故有為也其曰無欲道心明是私欲淨盡故道心呈露也惟其有為無欲故論事於長官無復阿附集事於小民無用鞭朴此其不幸而卒故人所以痛之也

薛奎字宿藝宋莆田縣令也絳州人太宗雍熙三年以大理寺丞來知縣事請蠲南閩時鹹魚蒲草等稅民愛之因築縣堂就門前取士而窪之後人名之曰薛公池（今縣學泮地是也）奎性剛不苟合臨事持重明決相器也後入參大政謚簡肅

論曰性剛則有擔荷臨事持重明決則不動聲色以是為縣是用牛刀以割鷄耳

黃禹錫字仲元宋莆田縣攝令也晉江人初為留從効別駕後歸宋以檢校水部郎中來攝縣事時游洋人林居裔始以多貲武斷鄉曲侵撼鄰封及敗尚據此土為亂遣人諷禹錫為主禹錫曰頭可斷賊不可為密令長子觀與邑人陳靖乞兵于漕使楊克讓賊聞之怒執禹錫及其次子數坐帳下持刃臨頸父子神色自若及觀等以兵至卒降之詔嘉其忠尋請老以疾終

論曰禹錫父子遇變神色不動此有定見定力者之事也密乞兵於漕使則善制變矣居裔不敢加害者聞有兵至也觀等兵至而卒降之者全其父與弟也

廖德明宋莆田縣知縣也嘗從朱子遊孝宗淳熙中來知縣事性剛介事上不阿導民以正毀境內淫祠沉其像江中民不用

命罪之時有顯者請邑地以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以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嘗作仁壽廬于邑之南以養道路往來疾病之民請於郡得廢寺產以供藥餌給奉守又叙其本末為條約以傳於後文公嘗為之跋云

論曰德明為縣可謂剛介不回矣其仁壽廬所立條約又何春風和氣之發敷也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善學者兼三才而兩之則為德矣全

陳仲微字致廣宋莆田縣慰也瑞州高安縣人寧宗嘉定二年進士調本縣尉嘗攝縣事歲方大侵部卒挾饑民作亂仲微戮其首謀者籍閉糴抑强糴一境以肅有寓公宋任宦家居名曰寓公薦仲微於當路而密以其牘授之者仲微不開緘而藏之踰年其家

負官租逮其僕寓公有怨言仲微取其牘還之封緘如故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浮屠稱寃相與書其事於鍾上朝夕考擊以為呪咀他日仲微沿檄過寺其徒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鍾書嘆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

論曰仲微處荒政戮其首亂者籍其閉糴者禁其强糴者此皆出於材識若夫藏寓公之薦牘而不啟其緘見浮屠之呪咀而不動聲色此其視窮通禍福一無以動其中乃制行之高者

陳字字伯愛宋莆田縣尉也古靈先生襄之孫其先自閩徙常熟以蔭補官來為尉嘗得劇賊格當霑賞字愀然曰吾其可籍

人命為自進之階耶辛辭之

論曰世有殺人以求功賞者況得劇賊而格當賞顧乃辭之此仁之深讓之至也宇古靈孫也可謂無愧乃祖矣

鄭昭叔字顯仲宋仙游縣令也福州寧德縣人紹興中來知縣事誠心愛民為政必先於自反時朝廷行經界法昭叔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未能盡曉而僚佐佐吏亟請施行昭叔曰己尚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閤謝事覃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覆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凝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然後定差保正長恒取丁上產高人分為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帖又於二帖各分四類

或物力高强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走使各以其類置於一帖凡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事目給之又為說其大意使退而講論期以一日悉集縣庭凡有所疑恣其請問悉以己意詳為講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者五六日凡為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他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朱文公守漳日嘗備錄其說以示屬部

論曰居官者位高氣滿凡遇事多不肯自反若鄭昭叔行經界事可謂善於自反者乎昭叔既自反而得其說且告同僚以及百姓俾皆有以通其說蓋思之既通則處之必審矣處

之既審則其行之也沛然無滯碍矣凡事莫不皆然然為此甚難要必量大而心虛者乃能之也審能此則無咎人之失矣

葉文炳宋仙遊縣知縣也浦城人少從朱文公學寧宗嘉定四年以奉議郎來知縣事持己以誠臨民以寬藹然文公家法當時耆舊稱文炳惠慈之長儒雅之令固不誣矣

論曰持己以誠則不為矯詐之行以欺人矣臨民以寬則不為峻急之政以病民矣誠則動物寬則得衆此儒者作用也當時人稱之宜矣

林振字宗玉宋興化縣知縣也福清人寧宗慶元中來知縣事資稟沖粹政事詳明興滯補弊不動聲色藹然儒者之政在任三載百姓無犯重憲行徙屢空臺憲以聞特與減磨勘二年

論曰所謂儒者有學有識有養有學則通國家之政體有識則達事理之權衡有養則萬物無足以動其中故人自外望之但見其顏色沖粹而已政事詳明而已不動聲色而已不知其拓於中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三載重憲無犯行徙屢空此可以幸致哉

許張邱曹縣此宋興化縣四賢令也許名世昌慶歷六年任張名彥博嘉祐三年任相去凡十有一年俱仁宗朝邱名鐸紹興十一年任曹名勳紹興十四年任相去僅五年俱高宗朝考元豐中梅澤繼長茲邑作壁記謂自太平至元豐百餘年僅見許張張為賢令邱鐸在日民為作生祠知録黃鐘作記盛稱鐸名盛

滿而不言其實縣尉朱謀題其碑陰謂勲能守前政故同以賢
尹稱四令有可言者止此而已他無所考也
論曰許與張稱賢令其事不可考然聲跡寥濶之餘忽見孤
鳳凰雖不問其飛舞何似固知為瑞世之物矣勲守鐸政是
鐸者蕭何之畫一而勲者曹參之勿失也相繼以成名不亦
宜乎若夫材與行吾不得而辯矣
孫昭先宋興化縣主簿也不知何許人孝宗淳熙中來為簿以
直道著聞民有寃枉率於郡自列願求直於昭先郡守器之
論曰昭先以直道服人可謂賢矣當時郡守能容百姓求直
於昭先亦可謂賢矣此古人之風度近世未易得也
凌景陽宋仙遊縣尉也不知何許人嘗以事出近郊有道士挾
二童子來觀景陽見其眉目疏疎秀精神峻爽問童子為誰曰
農家子姓蔡氏問讀書未曰未因戒道士諭其家令至邑中來
躬教以經二子日進不已如宿學然二子者蔡襄與其弟高也
景陽秩滿去携至郡中屬太守置之郡學而督諫之後二子俱
登進士第皆有宦業而襄業為益宏云
論曰捕盜尉職也景陽為尉乃肯造就後學如此夫農家子
望入縣門且不可得尉乃能相與周旋而授以經及去又屬
郡守而終成之此其心與常衮入閩之心同他日蔡襄為時
名臣而勲業滿天下蔡雖高官雖終於縣尉而在長溪有神
明之稱皆景陽培養之力也夫稱人善必本其師友故予録
景陽焉

蔡真元興化縣尹也不知何許人仁宗延祐中來任德政及人士民刻石頌之曰游洋小邑山高水清蔡侯作宰號稱神明不貪以昧如壺壺貯氷不反以側如衡斯平田野以闢學校以興盜賊以息獄訟以清綽楔謂何先賢是旌義廩謂何窮餓是矜磨崖有石我鐫我銘彼嗣來者監茲典刑

吳厚字德載元興化縣尹也九江人泰定間來任政治有聲去之日邑民思之立遺愛碑其辭曰溪山一區新邑所都邑有賢尹前蔡後吳惟我吳侯九江門閥祖冠垂貂孫舄飛鳧侯坐縣堂烱若氷壺能使鴟梟化為鳳雛邑無流移官無負逋昔蔡侯去我嗟爾吁今吳侯來父懽子娛蔡侯去吳有吳大夫吳侯去吳繼者誰歟

論曰凡居官而使民愛之及去而使民思之此漢史所謂循吏也蔡吳二君聯名于延祐泰定間民皆有頌辭所謂循吏者非耶予得其辭苦其蔓穢稍為緒正令可讀誦且為論說如此

葉衡字仲輿元興化縣尹也饒州德興縣人順帝後至元三年來任撫民如子為政有方及去民立石頌之其略曰民苦賦斂侯為優助民苦盜賊侯為戢捕治其吞併仁讓以興治其虛誕訟獄以清撤膳罷已早暵斯息泣告于神群虎屏迹我有田野侯闢耕之我有學校侯作興之侯之愛民如母護子民願受廛襁負而至三年善政感人至深前蔡後葉實慰我心

論曰予初讀碑語恐為泛辭及觀烏古孫良楨撰衡重修廟

學記稱其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慈惠不擾之政視民罹害若
己害之勾追不差人而責里正催科不淫罰而責限期為民
治鹽徒强横若朱蛇吴虎等而民得安寢擒偽楮姦詐若林
尾等而民得安食辨譁民自斃其子之狀而尤賴之風息誅
豪民霸行其里之罪而吞併之家懼其初抵任即興學校而
殿堂齋廡鈒甓楹檻煥然一新然後知碑語皆實録也嗚呼
衡良吏哉

宋熹字仕明元興化縣尹也不知何許人後至元中來任治民
以誠為本而威愛兼濟秩滿父老不忍其去立石頌之

論曰後世長民者往往以智術籠人而視至誠為迂腐殊不
知己以智術籠人則人以變詐應我矣我智術愈多人變詐
愈出則夫堂陛之間已成胡越其何相與以成治化哉不如
推誠以與之我以誠感彼以誠應肝膽相孚何施不可是智
術不可用而至誠為有功也若夫威愛二字顧所施何如耳
威以折强暴愛以植良善有愛無威則强暴横有威無愛則
良善摧此威愛固貴乎兼濟也宋熹為政如此可法也

任益國朝莆田縣知縣也陳州頓邱人洪武初來知本縣持心
廉潔為政寛平賦役均刑罰省民愛益如父母

論曰凡人持心不能廉潔者以嗜欲累之也能絶嗜欲則廉
潔之行成矣為政不能寛平者以暴躁累之也能去暴躁則
寛平之政成矣以無嗜欲之心而為賦役得無均乎以無暴
躁之心而施刑罰得無省乎此吾覽任益之政而知其所以

自克者深矣

董仁仲（一統志作仁中）國朝莆田縣知縣也金華人洪武十一年來知本縣秉心不二公勤廉慎祿俸外絲毫無所取視民如子簑笠不施民大悅服後卒于官貧不能歸民相與營葬于北郭門外西劉山之原（劉氏者居此山之下故名西劉）

論曰秉心不二故也為公勤為廉慎為仁愛衆德備矣出北郭門而望西劉山其問董家之所在乎

郭真字彥正浙江錢塘人洪武初為莆田縣主簿爲人質直無偽處事有常其佐縣政以節用愛人為本十二年拓郡城太守李春處分既定檄真董役民不知勞而事以集其年立東山水則訓導吳源有記

論曰人質直無偽可與為善矣彼譎詐者雖有所樹立去道甚遠況守聖訓以節用愛人為本尤可尚也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四終